



主办单位:泉州日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 JINJIANG CULTURE & TOURISM GROUP

投稿邮箱: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今年是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,也是我大学毕业工作41周年。我的工作经历几乎与泉州晚报的发展轨迹同步,这份报纸早已融入我的生活,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作为一名医生,我在救死扶伤的同时,也是个“杂家”,有着广泛的业余爱好,泉州晚报就是一座缤纷的乐园,让我这些爱好在字里行间生根发芽、绽放异彩。

1985年,泉州晚报创刊的第一年,单位图书馆便订阅了这份报纸。那个时候,人们获取时事新闻和知识的渠道较为单一,除了收听广播,便是阅读报刊杂志。我自然成了那里的常客,也是泉州晚报的忠实读者。1985年9月11日泉州晚报刊登了有奖知识竞赛的启事,并于9月24日、10月3日分两次在报上刊载共50道竞赛题目,内容涵盖政治、时事、史地、文学、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知识,多数内容在试刊以来的报纸内容上都能找到,算是开卷竞赛。我参加了这一赛事,并获得了三等奖,奖品之

一本我至今仍在使用的相册。

日常临床工作之外,我还经常结合实际案例撰写医学科普小文章,并在省市各种报刊发表。2002年12月,我成功救治了一例100岁高龄的食管异物患者,百岁病人的手术治疗在20多年前还是少见的案例,因此我写了一篇新闻科普报道向泉州晚报投稿,并顺利发表。这是我在泉州晚报刊发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和报道,此后20多年来,我在泉州晚报陆续刊发了多篇的科普文章和报道,让更多人了解医学常识,增强自我保健意识,为大众的健康贡献一份力量。

我最重要的业余爱好之一,是收藏明清家具、老照片及历史文献,2012年7月泉州晚报收藏版正式推出,此后我多次在收藏版发表文章,探讨泉州本土的历史文化与收藏故事。通过泉州晚报,我的收藏爱好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小天地,而是能够与更多的人交流分享,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泉州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在泉州的西医史及我院历史的研究上,我也颇有心得。2018年8月17日是首个中国医师节,我和泉州晚报记者合作策划了医师节特刊,撰写了《走进泉州首家西医院背后的故事》《百年西医院述说泉州现代西医史》两篇医史文章,以两个整版刊发,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。今年2月,我接受晚报记者

一座缤纷的乐园

□黄方

采访介绍了福建省仅存的、已有110多年的医院历史建筑惠世楼的修复过程,展现了泉州近代医疗建筑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。

此外,我还和泉州网的融媒体栏目《巷遇》合作,为泉州的百条老巷报道撰写相关的历史考证内容。泉州的老巷,是这座城市的记忆载体,每一条巷子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内涵。我凭借自己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和研究,深入挖掘这些老巷背后的故事,将它们呈现在大众面前。

我感恩泉州晚报这座缤纷的乐园,让我的专业和各种喜好找到栖息的天地——医学知识得以传播,收藏爱好获得共鸣,历史研究引发回响。值此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之际,我满怀感激与喜悦,撰写此文及一首小诗以示衷心的

祝贺:“四十风华笔墨缘,万版长留史文传。我亦报林载者,春声同振木铎宣。”愿这座缤纷的乐园永远繁花似锦!

(作者系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)



▲1985年登载赛事启事的晚报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

家乡的龙眼树

□庄琳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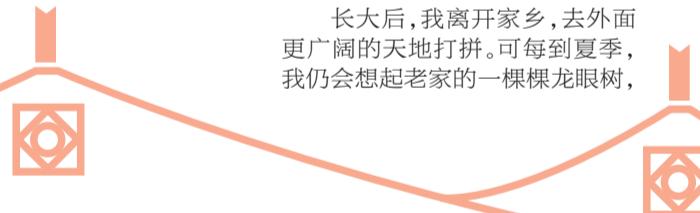
过去,我老家有很多龙眼树。院子里、水井边、村道旁,甚至每一块田地边,都有郁郁葱葱的龙眼树并排而立。

那时村里的田地缺水,全靠井水浇灌。因为年纪小、挑水的重活一向轮不到我,但每次看见大人们挑水往田地走,我们就会紧随其后。那时爬上田边的龙眼树,俯瞰大人们在地里劳作,我就觉得十分有趣。记得有一回,我在龙眼树下捡到一个纸盒,阿公见了起初还念叨着路上的东西别乱捡。可等我拆开纸盒,发现里面印着一个醒目的朱红色“奖”字,他又立马咧开缺牙的嘴笑说:“哎哟,这纸盒能换糖吃。”说完便将纸盒揣进裤兜,对我说:“走,跟阿公去村头拿糖。”我蹦跳着跟上他的脚步,路过一排排龙眼树时,听见风拂动枝叶发出的沙沙响,阿公还打趣说:“听,龙眼树在夸你运气好呢。”

后来,村里修路,大片龙眼树被砍掉,剩下的几棵零散地分布在村里的不同地方,当中一棵长在河边,或许是因为自然赋予的丰沛水源,一直长势喜人。春时,这棵树上的龙眼花如碎玉般挂满枝头,待花落尽,绿果便开始探出头。不

过初夏刚冒出的龙眼果硬如石头,就算用牙咬也撬不开一丝缝隙。仲夏时的果子酸涩如未熟的柿子,让人难以下咽。等到盛夏时节,果皮变成棕黄色,果肉尝起来才多汁香甜。记忆中,村里人很少会去照料这棵龙眼树,只有在果实成熟时,乡亲们才纷纷背着竹篓或提着木桶,浩浩荡荡地出发去那里摘龙眼。

我家也种了十来棵龙眼树,它们大小不一,结出的果子滋味也不同。比如门口井边那棵有一层楼高的龙眼树,虽然结的果实大,但当你满怀期待地把果肉塞进嘴里尝时,会惊讶地发现它的味道十分寡淡,压根不如想象中的甘甜。靠近后门的菜地边也有几棵龙眼树,家里养的鸡鸭经常在树下走来走去。它们排泄的粪便变成肥料,被滋养的龙眼树虽然个头都不高,果实却汁甜肉脆,经常一冒出来就被厝边头尾的孩子一抢而空。



炸浮粿

□谢晓珊

进入盛夏,家中三餐的主食常是易消化的稀饭,有时觉得寡淡,我就会从冰箱里取出几个浮粿来搭配。将它们放进油锅里复炸后捞出,一口浮粿一口稀饭,滋味不油不腻,咸香可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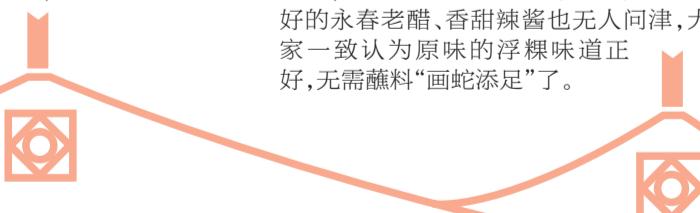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浮粿是住在泉港老家的婆婆亲手做的。每次带孩子回去,听他提一句“想吃浮粿了”,婆婆必定马上跑去厨房拿菜篮子,准备出门买食材。即使被我劝阻了,隔天一大早,她还是会赶去菜市场采购食材,一回家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忙活。她先是将瘦肉切成块状,再把刚从后院拔来的一把香葱切碎,紧接着还要自己开海蛎。在婆婆眼中,现开的海蛎才新鲜,做出来的浮粿更好吃。

开海蛎是一件考验耐心的细活。有一



次我尝试帮忙,谁知手持一把短刀在海蛎壳上摸索了半天,才终于找到一条能撬开的缝。好不容易手法变得熟练一些,又发现推动刀子时,指尖仿佛被石头反复摩擦,疼得钻心。最后折腾两个多小时,才堪堪开出一小盆的海蛎。

现开的海蛎还得用清水淘洗几遍,挑出残留的碎壳后方能进行调味。婆婆自有全套调制浮粿馅料的方法,首先是把海蛎和瘦肉搅在一起,撒入几勺地瓜粉,再加适量的盐、五香粉和酱油。不同于传统的做法,婆婆还要加入少许闽南风味的甜辣酱,以增香气。搅拌时,她会不时念叨着:



母亲的“表情包”

□李亚鹏

她的小萝卜头。退休后学习用手机打字时,她的手指总会误触按键,经常打出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。我曾建议她使用手机上的语音转文字功能,可健忘的母亲每次都忘记长摁语音按键,以至于发出来的语音经常断断续续,让接收信息的人听得莫名其妙。

我还特意购置了一支触控笔,本想让母亲以手写方式发送信息,却忘了她识字不多,用拼音打字时还能猜字,手写时就不知所措了。她时常是拿着笔在屏幕上写了又删,发信息的速度变得更慢了,往往屏幕对面的人等得火冒三丈了,她才慢悠悠发来一段文字。估计是担心我们因为

“不能太用力,海蛎肉嫩,容易搅碎。”

拌好的浮粿馅料,静置一会儿才能更入味,之后热好油锅,舀一勺浮粿下锅炸,浓郁的香气很快便弥散全屋。这时,孩子顾不得玩要了,转头便往厨房里钻,站在灶台边探头探脑,一心盼着浮粿出锅。瞧见他垂涎三尺的模样,婆婆只得先捞一块出来滤油,随即叮嘱道:“团仔,快去洗手,等浮粿不烫嘴了再尝。”

往往孩子吃得小嘴油光发亮时,一大盘浮粿也被端上桌了。大家人手一块,一边呼呼吹气,一边迫不及待地咬下,嘴里嚼着,还不忘连声夸道:“好哩!好哩!”备好的永春老醋、香甜辣酱也无人问津,大家一致认为原味的浮粿味道正好,无需蘸料“画蛇添足”了。

记得有次堂嫂来家里做客,尝过婆婆做的浮粿赞不绝口,还萌生了讨教做法的想法。听见堂嫂询问炸浮粿的勺子模具哪里能买到?婆婆二话不说,当天便上街买了两把让她带走。后来堂嫂又打来电话,请我帮忙拍下婆婆炸浮粿的过程,说自己做的浮粿味道总不对,想再看看“视频教程”多试几次。我跟婆婆提起这事,老人家第二天又系上围裙开始备料,喊我过去拍视频时还不忘对着手机镜头,认真讲解炸浮粿的关键要领。

小小的浮粿包裹着鲜嫩的海蛎、香葱和地瓜粉,也藏着长辈对家人味蕾喜好的精准拿捏。想来堂嫂总说做不出的那抹滋味,或许就是婆婆揉在浮粿里的用心,是独属于家的味道,也是岁月沉淀的“独家配方”。

等她的消息而耽误工作,母亲渐渐不再发文字信息,实在想念孩子们,才会打来一通视频电话。

母亲平时很喜欢给家里养的三只小猫拍照。有次放假回家听母亲说起,我才知道她请邻居家的孩子帮忙将这些小猫照片做成“表情包”。见我好奇,母亲便发送几个小猫“表情”到我俩的聊天对话框里,我见了灵机一动,心想何不让这些小猫“表情”代替文字,这样一来,不擅长打字的母亲就能尽情与我们交流了。想到这里,我赶紧跟母亲说:“不要我给这些小猫‘表情’加些文字,您以后用它们和我们聊天,大家一看就知道您想说什么。”母亲听

了喜笑颜开,连忙点开手机相册,催促我给每张小猫照片配上不同文字,说是以后就用这套“表情包”来聊天。

“早点回家”“记得按时吃饭”“天热要多喝水”……往后的日子里,母亲每天都会认真选择几个小猫“表情”发给我。每次在忙碌的工作间隙,一打开手机,透过母亲发来的这些“表情”,我也能直观感受到她的牵挂与惦念。就这样,小猫“表情包”变成我家的一个特别“沟通桥梁”,母亲乐此不疲地用它们表达关心,我和家人都渐渐习惯接收这些带着温度的“话语”,一来一往中,我们彼此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,情感也愈发深厚绵长。



不可以一时之得意,而自夸其能;亦不可以一时之失意,而自坠其志。



□叶森岚

闽南乡村的夏日午后,蝉声最是喧嚣。蝉儿们似乎也知道夏至已至,总是卖力地鸣叫着,那声音由疏渐密,最后铺天盖地,仿佛笼罩了整个村庄。

每到这个时节,我总会想起童年的捕蝉时光。那时尽管母亲一直叮咛中午不要出去晒太阳,可只要听见窗外响起蝉鸣,内心蠢蠢欲动的我就忍不住想往外跑。经常趁家里大人们都去午睡了,我便悄悄溜出门招呼几个小伙伴一起去后山捕蝉,因为那里的树木高大茂密,是蝉最爱的栖身之所。

捕蝉需要趁手的工具,我们常会提前准备几根长竹竿,然后跑去村里无人居住的老厝,从那里的屋檐下挑几撮蜘蛛网缠在竹竿的一头,再往那些蜘蛛网上洒点水,使之变得黏糊糊,就能牢牢粘住蝉的翅膀。有时候,我们则就地取材,上山后找到桑树或苦楝树,将它们的树皮划开一道口子,采集分泌出的胶液涂抹在竹竿上也能捕蝉。

小伙伴阿亮是大家公认的“捕蝉高手”,他对山里的蝉简直了如指掌。在他口中体型较大的“乌蝉”,叫声最为响亮。“青蝉”的叫声虽不及“乌蝉”的大,听起来却更加清亮悦耳。阿亮说最好捕的是“哑蝉”,它们通常不会叫唤,大多数是傻愣愣地趴在树枝上,警惕性也很低,一抓一个准。

印象中,个头大且叫声响的蝉多数是藏在荔枝树或龙眼树的枝叶间。这些蝉的警觉性都很高,往往稍有风吹草动,它们的叫声就会戛然而止。阿亮捕蝉时总是格外小心,只要“锁定”了蝉的位置,他就先将竹竿慢慢伸过去,静待时机,再猛地挥动竿子,让带着黏液或蜘蛛网的一头压住蝉的翅膀。“捉住喽!”每次看见阿亮把“战利品”取下来,我们就立马围过去观赏。有时把捉到的蝉放在手心逗弄,它的六条腿还会不停挣扎,样子十分滑稽。更有趣的是当我们用指尖触碰它的腹部时,蝉会发出一阵短促的叫声,听起来就像在抗议我们的无礼动作。

闽南常见的苦楝树枝叶稀疏,蝉在上面经常无所遁形,可捕捉它们并不容易。因为一些蝉比较机敏,只要感觉竹竿带着风声袭来,便会迅速振翅逃窜。往往动静一大,整树的蝉也跟着“炸”开逃离,只留我们在树下气得直跺脚。不过也有运气好的时候,一竿子压下去能同时粘住两只蝉,这种意外的收获总能瞬间弥补之前扑空的遗憾。

捕获的蝉有时被我们装进透明的矿泉水瓶,有时被放在竹篮里,还要拿一张纱网罩住,以防它们逃跑。一时间,我们就把几只蝉放在一块,看它们在容器里互相抓挠较劲,犹如斗蛐蛐一般,等玩尽兴了,再将蝉放回自然。有次看着蝉仓皇飞走的身影,想到它们在地下蛰伏数年,只为在枝头高歌几日,我竟觉得这些小小的生命有几分悲壮。

每每夏至过后,蝉声就渐渐沉寂了,起先还有零星几声,之后就像被按下静音键,一声不响。此时,后山树木依旧浓绿,捕蝉的长竹竿上面还残留着风干的蜘蛛网,却已被孩子们随手丢在墙角,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也随之封存在记忆里,只等着下一个夏日的蝉鸣再将它“唤醒”。



火热的夏日

●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、冒气,而终于沸腾一样,山坡上的芊芊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厚发,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。

——梁衡《夏感》

●烈日把路面的柏油都晒得鼓了起来,脚一踩就陷进去,在亮亮的层面上留下裂口。

——加缪《局外人》

●年年盛夏,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“苦夏”的意义,从而激情迸发,信心十足。

——冯骥才《苦夏》

●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,雪亮,细细的一根线,烧得要断了。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:“吱呀,吱呀,吱……”

——张爱玲《诗与胡说》

●天气特别热,各人只忙着流汗,用凉水淘江米酒吃,不用什么心事,心事在人生活中,也就留不住了。

——沈从文《边城》